

2 017 6246 8

国际关系学

（第二版）

林德 主编

（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北京

ЮЗЕФ КУКУЛКА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1980
(根据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0年俄文版译出)

国际关系学

〔波〕尤·库库尔卡 著
林 军 于振起译 郑中成 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安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8.125印张 202字数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11-140-X/D·112 定价：4.35元

目 录

俄文出版者引言	(1)
作者前言	(9)
第一部分 认识论	(13)
第一章 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对象和范围	(13)
第二章 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	(36)
第三章 国际关系的类型与种类	(68)
第四章 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	(84)
第二部分 全局战略	(104)
第五章 战略与全局战略的概念	(104)
第六章 全局战略方法的特点	(113)
第七章 全局战略分析的类型	(124)
第八章 全局战略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的作用	(133)
第三部分 系统论	(136)
第九章 社会科学中的系统概念	(136)
第十章 国际系统	(151)
第十一章 国际系统的功能与进化	(159)
第十二章 系统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意义	(171)
第四部分 预测论	(178)
第十三章 社会科学中的预测认识概念	(178)
第十四章 国际预测论的产生	(191)
第十五章 国际预测论的方法问题	(202)
第十六章 预测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的意义	(212)
第五部分 宏观学	(219)
第十七章 国际关系中的需求与利益	(219)

第十八章	国际关系中的价值与规范	(230)
第十九章	国际关系中的意识与知觉	(239)
第二十章	规律性与理论原理	(248)
译后记		(258)

俄文出版者引言

著名的波兰外交家，华沙大学教授尤节夫·库库尔卡这部著作的问世，证明了国际关系学的专家们对于提出建立完整严密的国际关系学诸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

库库尔卡教授没有把建立国际关系学作为自己的课题，而仅仅是试图汇集，也可以说是总结这一领域的知识。按作者的说法，他所编排的注解是与论题有关的书目概览。

该书是在政治学院研究生理论原理课讲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其中包括许多有争议的观点。该书的一些结论也是时有争议的。因此，我们在出版引言中阐明我们的立场，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必要时我们将用底注加以说明。

以往的国际生活，从未给哪一个国家的内部发展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也从未象如今这样繁难复杂，瞬息万变。如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日益尖锐的所谓全球性问题，如生态学、人口学和资源问题等，都有赖于国际关系的状况。就连各国人民的生存，其本身也只有从根本上改造国际关系才能得到保障。

上述情形决定了认真完善研究世界政治的理论与方法在客观

上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不仅处处都可以感觉得到，而且，由于创立独立的国际关系学的不断尝试，这种必要性已经变为现实。就波兰人民共和国而言，尤·库库尔卡教授著作的问世就是这种尝试的一个例证。诚然，如同在其它国家一样，这只能谈得上是一门新学科的产生。这门新学科，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暂且具有“不完整、零散及表面看来无章可循的特征”。

建立独立的国际关系学势在必行。

П·И·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科学研究工作的意义与日俱增。所涉及的问题有：世界发展和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革命过程及这一过程中各种力量的结合与相互作用，争取民主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当代主要问题上，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各种力量的对抗。”（《苏共二十五大材料》（俄）1976年，第73页。）

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世界政治的研究工作，无形中一直是在其它科学的大门类中分散地进行着。在历史科学的基础上，国际关系史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得到深入的研究。在法学内部早就存在着国际法学科。而更为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学科早就作为经济科学的组成部分不断发展。在上述三个科学知识领域里，已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材料，涌现出丰富的关于国际关系的史学、法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文献。

当然，从史学、经济学和法学的不同学科的角度研究同一个学术课题时，不免会失之偏颇，使研究者受其所掌握的科学专业影响而偏重于研究国际关系中自己所熟悉的方面，却忽略其它一些有时起重要作用的方面。不过，这种分散方法的欠缺，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的科学为基础的研究中是极为少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及法学家，他们所依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的都是辩证的方法。故而他们总是立足于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具有坚实科学依据的、

经过实践检验的、具体分析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不可缺少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明确地指出，国际经济联系是国际关系形成、确立与发展的核心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光辉运用，并为列宁在其研究国际帝国主义体系时丰富发展了的科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原则，作为一个有机的体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科学如同生活一样，是不会停滞不前的。国际关系学所研究的范围日益拓展。已经到来的科学技术革命，不仅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场革命波及其它领域，更确切些说，它也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创造性发展。这种发展不能仅归结为从形式上确立独立的国际关系学以及消除这门科学研究活动中组织上的分散性。这里是指应该采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途径解决这一课题。把国际关系史、国际法、国际经济关系这三门科学的材料简单、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毫无意义的了。显然，只能是另外一种情形。独立的国际关系学在一系列社会科学中，应当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它的任务首先是使之成为方法论和理论的学科。其原因不仅在于该学科所研究的对象，亦即当代国际关系现实的极其复杂化，而且也在于当代科学知识普遍所达到的水平。

当代科学知识水平的特点是，随着涉入新的认识领域，旨在方法上完善科学本身的反应加剧并深化。目前，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系统性的认识，对必须更深刻地研究使用系统论方法的认识，都更加广泛和全面了。

苏联哲学家B·П·库兹明写道：“从最普通的意义上讲，系统论原则是指，从系统整体的规律性和整体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研究得出的客观实在的特征所形成的认识论的棱镜，或是测量现实的特殊尺度。”^①

① B·П·库兹明：《卡尔·马克思理论与方法的系统论原则》

的确，到目前为止，甚至在一些最先进的学科领域内，学术研究的发展依然是分散的，所应用的方法仍然是传统的，即重分析较综合的方法。^⑤不过，与此同时，在传统的方法中，一种在方法上尚不完备的独特综合(形式)，作为向系统理论过渡的必然反映，作为当代现实的最重要参数的系统理论的认识，日益明显地为人们所认识。目前，这种过渡涉及到一切学科，并异常迅猛。系统理论这套一般科学的方法论，已日益广泛地为人们所承认，并显示出其效能。

就国际现实而言，系统论方法是建立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学的最有建设性的方法。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国际现实这一极其特殊、复杂的范围内，又很难采用系统论的方法。然而，这种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诚然，由于采用最新方法对国际政治进行深入研究尚不充分，故某些学者认为谈论系统论方法还为时过早，宁愿使用更为谨慎的公式，如“系统测向”或“系统思维”。但不管怎样，系统论的“潮流”业已荡起，并且，作为学术发展的客观趋势，这一潮流将继续向前推进，从而为建立国际关系学创造最初的前提。

尤·库库尔卡在确定其著述的任务时指出：提出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基础，“显然为时过早”。他所致力的是清理学术现状，以便促进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指出此项任务的一切复杂性之所在。他还希望能够帮助外交工作人员克服“不会对所搜集的资料情报进行分类分析”的困难。

作者在方法论上持什么观点呢？他写道：“我认为系统的(системный)、战略的(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及预测的(прогностический)方法是最主要的方法。”在这里读者会看到某些概念上的混乱。因为前者(系统的方法)指的是方法论，而后两者(即战略的和预测的方法)则差不多涉及到方法论的实际应用的领域。继而，尤·库库尔卡又提出了“宏观学”(сипоптика)的方法，即

“简明概括地反映国际关系基本的复杂变化”的方法。作者在《宏观学》一编中进一步具体地解释了这种方法的含义。显然，“宏观学”方法就是苏联著述中一般称为综合的、统一的、复合的以及其它一般专业术语的方法。

库库尔卡对周围世界体系以及系统方法的实质的认识，与大多数苏联学者的定义与分析不同。众所周知，系统的方法实质上是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具体化。早在1969年《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展开讨论时，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就被认为是公理，亦即研究与科学分析国际生活现象的整体综合，而要求一开始就承认国际关系是“频繁变化发展的体系”^①。在后来1976年发表的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专著中形成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定义：“国际关系体系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范畴。”^②

必须把国际关系当做一定的整体来研究，这一提法直接出自列宁的论题，即“人们生活在国家里，而每个国家又生存在由许多国家构成的体系中，这些国家彼此都处于一定政治均势的体系中”^③。

库库尔卡在他的著作中表述了依据系统论原则研究国际关系的许多看法。不过，他的看法与苏联学者不同，不承认统一的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存在的现实性，而认为只有“国际体系的集团（групп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истем）”。他指出，国际体系这一概念，“只能作为‘国际秩序’（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的同义词，只能作为与国内秩序相对立而使用的概念”。作者没有划清“系统论方法”与“系统分析”的界限。

①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69年第9期，第90页。

② 《当代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理论》莫斯科，1976年版，第290页。

③ 《列宁全集》（俄文）第42卷，第59页。

根据苏联专家所认定的说法，系统论方法的目的主要是揭示国际关系体系发展运动的具体系统的规律性。至于“系统分析”，则是用以解决各个不同活动领域中的具体的、实践的及实用的课题。

尤·库库尔卡没有给自己提出类似的任务，而是一般地指出，“辩证法的普遍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也起作用。不过，作者本人也承认，他未能超出“对系统的基本概念与范畴必须进行的一般性评述”。看来，这与系统理论的许多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有直接关联。

库库尔卡在其著作中多处提及当代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理论。战后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股所谓“纯理论热”，出版了大量该领域的五花八门的著述。不过，在学派林立、“多元论”（плюрализм）的表象背后，还是可以看出预先决定着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研究中极其明显的政治倾向的：阶级、社会决定论。资产阶级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一般哲学理论的基础极其薄弱，更确切些说，是空缺。西方理论家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称之为他们的“理论怀恶症”（носталь-тия）。因此，承认资产阶级世界政治科学在许多具体实践方面的研究价值，就必须认识到时髦的“现代主义的”（модернистский）流派所掩饰的他们的极端投机性和原始的经验论，这是理所当然的。西方对外政治思想的一些最新的流派由于停留在实证论（позитивизм）的基础之上，并且在理论结构上也没有超出诸如捷尔佩尔格之类的实证论经典作家的原理，故此，这些流派在科学上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

库库尔卡教授对资产阶级国际关系学按其内容和性质进行了他自己的分类。他的分类与我们有所不同，前述苏联的专著《当代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对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倾向和流派的评述更为深刻和明确。

他的著作很大篇幅用于科学预见、未来学（футуралогия）和

预测学(прогнозология)等问题。这些概念是不可混淆的。实际中,由于历史发展急剧加速,由于人口学、生态学、资源等全球性问题尖锐化而引起的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未来的问题日益具有重要作用。

由此,关于未来的新科学——“未来学”在西方世界产生并发展起来。承认资产阶级“未来学”的产生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就不能不同时看到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政治目的。众所周知,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有科学根据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模式。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科学和思想,长期以维持社会现状的假设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在将来也是不可动摇的为基础。由于这种社会保守主义被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所推翻和否定,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日益显示出巨大的预言性,所以这些变化不能不在资产阶级理论家中引起反响。正因如此,就应当把“未来学”的出现,看作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相对立的,据称是似乎更为准确可靠、更利于保障人们未来的资产阶级模式的企图。“未来学”运用科技革命中出现的新的研究方法,主张对人类未来进行真正科学地、不被思想歪曲的研究。诚然,“未来学”在有关将来社会存在的物质与技术条件的具体模式的研制方面,是甚为有益的。然而,这种模式因其未以有科学根据的社会发展理论为基础,而失去科学价值。

若分析一下最严谨的关于未来前景的研究情况,如罗马俱乐部著名的报告,就会发现“未来学”的根本缺陷。在这里,未来脱离了社会政治的发展,特别是脱离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那种取代马克思主义模式而把带有自己阶级偏见的对未来的看法强加于人的企图,是不堪一驳的。所以,不能把“未来学”与只有马克思主义所能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科学预见相提并论。

尤·库库尔卡教授主张建立专门的关于未来的学科——“预测学”。在苏联学者中,也曾提出过类似的想法。问题的关键是,持这种想法的人要从未来是可以预见的这一没有争议的事实中,

引出建立关于未来的专门学科的必要性。然而，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要把对客体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同没有任何可靠基础的对客体发展预见的方法区别开来，不相混淆。问题在于研究过去和现实对象的那些规律，也就是探索未来的规律。能够正确地描述、解释事物过去和现今情况的理论，也适用于预见未来。更为有用的是，因为这种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以往和现实发展经验的检验。任何一种名副其实的科学，都是在发展中研究自己的对象，亦即研究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所有这些，同预测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可以并且应当采用的科学的具体预测措施、技巧和方法毫无矛盾。

该书所使用的是较为复杂的科学语言，因而，要理解该书内容需要花费些气力。不过，该书反映了作者的科学探讨及其独立的独创性思维的成果。故而，该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争议之处，存在着有争议的原理和矛盾，等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该书的另一方面，即其主要方面，基本上走上了有关当代国际关系的科学知识客观发展的轨道。这里所说的是，关于在诸科学边缘的交叉处产生新的专门的跨学科流派的过程，关于学术创造整体化的实际需要。因此，尤·库库尔卡的著作是探索创立国际关系独立科学途径的尝试。其理论和方法论不能不引起读者的兴趣。该书直接地适应了解决实际中提出的课题的需要。这一课题极其复杂，并且需要多方面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它能够并且一定会在讨论的气氛中，在各国学者观点的相互比较中得到解决。毫无疑问，只有在创造性运用并发展马列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哲学理论基础上，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作者前言

国际关系是在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国际化的过程中开始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只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的。在古代，各孤立的部落、民族彼此毫不了解，也不曾保持相互关系。随着国际化过程的开始，国际因素也开始影响到每个社会的生活。

在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在个人与社会的生活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因而，国际关系成为各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人们甚至在进行种种尝试来创立一门独立的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科学学科。同时不难看出，随着国际关系在当今世界上的意义的增长，国际关系学在其它社会科学中的意义也在增长。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领域的知识，随着其自身发展并达到完备形式，都要经过从对所感兴趣的客体的经验研究阶段到理论认识阶段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这是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这一飞跃把该领域的知识提高到科学的高度，并意味着从对现象和过程的表面的（即描述性的）认识过渡到对它们内在本质的充分认识。新兴的国际关系科学正在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然而，尽管学者们不断引进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和对国际关系

不同的解释方式，并且还可以看到，在对理论原理、结论、介绍和力求具备综合性质的解释的表述方面，日益明显地摆脱历史描述和纯分析的研究。但是，这门科学学科目前的发展还不意味着该学科的质的飞跃。在这一相对缓慢的发展过程中，显现出国际关系科学的一种累积性质。虽然对这门科学的研究带有间断、分散和表面上无组织的特点，但是，这些研究正在不断地使我们的知识接近主要的、本质的和基本理论的问题。

科学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利用情况，总是依赖于这些知识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实际应用这些知识的准备程度。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这两个条件只是处于初期实践阶段。社会关系中的这一领域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们还在时常使用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对国际关系的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根据其它比较发达的社会科学的经验可以得出结论：国际关系科学对理论的需求将会与日俱增，因为仅有经验知识已经不够了（即便就是这一原因）。

理论知识的深化，是力图预测并筹划自身发展的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理论为我们提供解释经验的现象和过程的标准，同时，也为那些想影响这些现象和过程的人，言简意赅地规定出标准要求。理论有助于对现实情况的信息进行筛选和系统化，可以指明认识深化的方向，使认识接近绝对真理的水平，并使科学更适用于实践。

本书无意确立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或系统阐述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基础。因为，从国际关系学的现状看，这类尝试显然为时过早。目前最适宜的是综述国际关系现实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并对有关这一现实的知识现状加以理论上的整理。

我把本书定名为《国际关系学》，是把它看作在实践综合原则和整理原则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此后，才能迈出以后的几步。采用这些原则的尝试，目的在于提供那些有助于对国际社会关系在理论上加以认识的科学思维和行动的方法。

我在外交工作岗位以及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时候，根据切身体验和个人观察，确信搞清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和整理有关国际关系现状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不论是做外交工作，还是从事科研教学工作，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国际关系每一片断的实质，最大的障碍就是不善于对搜集到的材料和信息进行分类和分析。掌握这种能力和技巧，会大大有助于外事工作者独立而迅速地抓住事件的本质，使他们摆脱众说纷纭、公式化评价和虚假报道的束缚。在科研工作中，这种方法论的准备可以使人们更正确地估价国际关系知识的实际状况，使人们便于判断已经发行的著述的真实价值，而不致被五花八门的书籍所迷惑。

本书包括了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该学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基本的分析方法以及国际关系实际发展的某些规律。我认为，系统的方法、战略的方法和预测的方法最为重要。因为在该研究领域里，这些方法对于多学科的解释最为适用。综合的方法也同等重要，它能够简明概括地表述在国际关系方面对问题进行观察的复杂性，从而提供从理论上认识这些关系的可能性。在推论过程中，我只是把“国际政治”这个概念作为国际关系的同义词加以使用。因为，我认为，“政治”范畴的理论观点不适用于国际关系学。

依照上述原则和论点，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准则的立场来看，批判地对待国际关系学业已取得的成果也是必要的。对有关论题的书籍，在注释中简略评价，便是为了这一目的。与此相关，某些地方在推论、评价和提出建议时，采用了（对其它思想流派的）论战性口吻。

本书的结构及编章划分，遵循上述方法论的原则和建议。篇幅最大的第一部分研究国际关系学的认识论问题，并从是否适合于理论分析的角度出发，对该学科的现状进行评价。第二部分对国际关系的主要参与者，即国家和国家体系的外交作用，提出全局

战略分析。第三部分把分析的建议推广到所有国际体系。第四部分补充前面的建议并研究对国际关系的预测性分析。最后，第五部分提出国际关系宏观学方法的模式，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地采用这种方法来形成理论原理，然后再建立起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

本书是以华沙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国际关系理论原理课讲义为基础写成的。同时参考了新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及外交工作人员对介绍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学术著作的需求，是本书写作的一个重要动机。

第一部分 认识论

第一章 国际关系学的概念、 对象和范围

1.1 概念

“国际关系”这一概念通常使我们联想起如下几点：

(1) 我们所目睹并参与的国际生活的具体实践及其所包含的国际关系重要参与者之间的物质财富与思想意识的交流。^①

(2) 反映真实的国际生活以及力求揭示国际生活规律以便达到认识的科学性的知识领域。

国际关系学既是一门教学科目，也是政治学研究的具体对象，是“政治学基础”课程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这一名词广义上的专门科学学科。国际关系课程教学的发展，课堂讨论及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造就培养了专业人才并促进了该学科科学研究

^① 马尔谢利·麦尔利认为，构成国防生活法律和制度范围的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是国际范围的单位(единица)。见La Vie Internationale, Paris 1970, p9—10, 16。马尔谢利·普列罗称“表现于行为中的实力与影响的竞赛”为国际生活。见Prelot M. La science politique, Paris, 1966, p 70。